



消失的爱人

Gone Girl

当心，有人说爱你，其实是想控制你

[美] 吉莉安·弗琳 Gillian Flynn / 著 胡绯 /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CITICPRESS

消失的爱人

Bone Girl

[美] 吉莉安·弗琳 Gillian Flynn / 著 胡绯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消失的爱人 / (美) 弗琳著 ; 胡绯译.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3.6

书名原文 : Gone Girl

ISBN 978-7-5086-3919-2

I. 消… II. ①弗… ②胡…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064404 号

GONE GIRL: A Novel by Gillian Flynn

Copyright © 2012 by Gillian Flynn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rown Publisher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消失的爱人

著 者 : [美] 吉莉安·弗琳

译 者 : 胡绯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30 字 数 : 450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3-2873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3919-2/I · 372

定 价 : 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媒体推荐

全美最大实体书店“巴诺”、《出版人周刊》、《图书馆杂志》、《Inc.》杂志、《圣路易邮讯报》、《赫芬顿邮报》及全球最大书评网站“GoodReads”2012年度推荐好书!

荣登《奥普拉》杂志2012年度“十大挚爱好书”

《科克斯书评》奉为“2012年度最佳小说”

《纽约日报》、知名网络杂志“Slate”2012年度十佳读物

书评杂志“BookPage”奉为“2012大热读物”

荣登“Glamour”杂志2012年度“十大妙语”

获NBC, CNN, CBS专题报道,《洛杉矶时报》“假日推荐书目”

评论

笔锋活像刀锋般犀利……情节神奇莫测，透着一股机灵劲，始终抓人眼球。不仅设置了一系列峰回路转、精彩缜密的情节，还塑造了诸多鲜活灵动、栩栩如生的人物，笔端透着阴森寒气，手法之高妙媲美派翠西亚·海史密斯——读者如有质疑，请回头再捋一捋书中的细节吧。不管该书在您第一遍读来是哪种滋味，第二遍的感受一定截然不同。

——珍妮特·马斯林《纽约时报》

没错，《消失的爱人》无疑是近年来人气最旺的小说之一！一位年轻太太的失踪使其丈夫蒙上了重重疑云：他究竟是不是真凶？作为一本大热的口碑之作，这本悬念迭出、引人入胜的小说绝对配得上坊间盛名。

——《奥普拉》杂志

绝佳的读物，惊心动魄的情节堪比希区柯克，令人爱不释手。这本动人的小说直达人心最阴暗的角落，会让你浑身起上一层鸡皮疙瘩，非要把一颗心提到嗓子眼，直到最后一页。

——《人物》杂志

一本精心打造的惊世之作，涵盖“生命、爱情、失去、愧疚”等主题，也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杰出文学作品。

——《纽约客》

一步步揭开身份认同的本质，一笔笔描绘了那些令人战栗的秘密——即使在最亲密的情侣之间，这些秘密也仍会破土而出、茁壮生长。《消失的爱人》开篇就推出了一宗疑案，看上去有待读者挖掘真凶的身份，但到了合卷的那一刻，你会忍不住重新审视身份认同这一命题。

——列弗·格罗斯曼《时代》杂志

这本小说时时在揭露真相，却又特意布下了一道道迷魂阵……吉莉安·弗琳用一副毒舌将当下的文化现象描绘得栩栩如生，全书结构错综复杂，极尽铺陈之能事，让人难以释手……一句话，这部书有趣得紧。

——《纽约每日新闻》

一部匠心独运的小说，阴暗处让人心头发毛……吉莉安·弗琳必将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作家……前半部入木三分地写出了当下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不过话说回来，小说下半部才真是奇峰迭起，笔锋一转就立马让人喘不过气来，劲爆得不得了！在这里，我只能乖乖地闭上嘴，免得剧透。尽管《消失的爱人》一步步变得离奇惊悚，小说中却处处遍布着妙语，一眼洞察了男女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多么不堪一击，一对对夫妻又如何难以在人生的激流中掌控自己的命运。除了这一个又一个亮点，吉莉安·弗琳居然还创造了一位真正令人毛骨悚然的反派——哇，谁能猜得到呢。人们总说，人性阴暗面都被写滥啦，写来写去也翻不出什么花样，可是在《消失的爱人》里，那位丧心病狂的魔头说不定会让您“咕咚”一声坠入爱河。

——杰夫·盖尔斯《娱乐周刊》

事情怎么会搞得这么糟？”答案尽在吉莉安·弗琳的新作中。当两个人结为夫妻，但其中一人完全摸不透枕边人的真面目，那会惹出什么样的风波？——《消失的爱人》能让你看出几分端倪。

——卡罗·梅莫特《今日美国》

吉莉安·弗琳这部悬疑小说阴气森森，字里行间不见乱溅的鲜血，却仍然把暴

力写得活灵活现……书中的好戏可不止一出，本书并不仅仅是一宗失踪案。男女主人公尼克和艾米将交替讲述各自的故事，而读者会发现婚姻从未显得如此来势汹汹，主人公嘴里的话也从未显得如此不可靠。

——《华尔街日报》

吉莉安·弗琳的新书乃是罕见的佳作：《消失的爱人》不仅惊险刺激，逗人发笑，而且为我们竖起了一面镜子，让人反思生活……随着男女主角的谎话一个个被戳破，吉莉安·弗琳用犀利的笔锋和动人的行文编织出了诸多关键的细节，让情节上演了一个大转弯。别太相信你的直觉，当你奋力为某个主人公摇旗呐喊的时候，《消失的爱人》总有办法让你心头一震。

——《旧金山纪事报》

简直太棒了：又吓人又搞笑，还不时打动人心，我刚一读完全书就想再重读一遍。

——“美联社” 迈克尔·韦纳

这本小说写了一宗让人发噱又惊悚无比的婚姻，会让你忍不住花一番心思琢磨自己的枕边人。

——《时代》杂志

重口味读者会喜欢《消失的爱人》中一环接一环的斗智游戏。在吉莉安·弗琳悬念重重的新作中，一桩危机四伏的婚姻活脱脱变成了一个惊悚故事。

——《纽约时报》

吉莉安·弗琳一连写出三部佳作，与凯特·阿特金森和塔娜·法兰奇等女作家一起将该类型小说推向新的高度。《消失的爱人》并非打着罪案小说的招牌着眼于婚姻，事实上，这部小说中的罪案与婚姻简直密不可分。《消失的爱人》不仅是一出暗黑系喜剧杰作（要不然换句话说，该书是搞笑系的惊悚小说，反正它跟惊悚和搞笑都沾边），还用戏谑的笔调揭开了爱人的真面目：有些时候，正是你的死敌让你成就了自我，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你还不愿意松手放他走呢。

——Salon.com 书评

吉莉安·弗琳的第三部小说不仅拥有紧锣密鼓的节奏，而且对解体的婚姻做出了精妙的剖析……在情节设置上匠心独运，却又富有思想深度，真是一部杰作。

——《波士顿环球报》

依我看，不管读者是惯用 Facebook 的新生代，还是喜好古风的悬疑爱好者，《消失的爱人》都堪称一部绝佳的罪案小说，会令人指尖留香，回味无穷……吉莉安·弗琳笔下的人物好似朵朵光彩逼人的毒花，她在互联网时代玩转了哥特风。

——《克利夫兰实话报》

《消失的爱人》描绘变态心理人格，我从来没有读过如此精彩、如此令人胆寒的描绘。尼克和艾米狠狠地、无情地操纵彼此，手法娴熟，经常展现慧黠的黑色幽默。一个绝顶奥妙、令人心惊的故事，书中快快乐乐、看似正常的表象，背后可能隐藏黑暗的一面，两者紧密交融，难分难解。

——塔娜·弗伦奇

布局道尽一切。年终回顾之时，我坚信我将宣称这是自己年度最喜欢的小说。《消失的爱人》棒极了。

——凯特·阿特金森

容我迫切催促：拜托你赶紧阅读《消失的爱人》。感觉好像吉莉安·弗琳舍弃苦艾酒，改用电池酸液，为我们调制一杯鸡尾酒，不知怎么的，她让这杯调酒非常适口。《消失的爱人》像是一剂可口、迷人、令人陶醉的毒药。这书聪颖慧黠、棒极了，而且趣味横生（最上乘的黑色幽默）。写作功力好得不像话，至于故事则着实神奇迷人！请你赶紧阅读，你会发现书中蕴含种种宝藏，也会惊觉所谓的“神奇迷人”，挟带着多少包袱（以及多么令人害怕）。

——斯科特·史密斯

《消失的爱人》承袭吉莉安·弗琳展现在前两部作品之中的绝妙才华，带领读者深入一个婚姻触礁、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感情世界。全书对婚姻提出惊人的描述，也为这个众人梦想似乎濒临崩溃的时代，及时道出一个值得引以为戒的故事。

——劳拉·利普曼

《消失的爱人》像是由希区考克重新诠释的《婚姻场景》，布局精巧，始终令人惊奇，而且充满眼熟的人物。这是一个披着悬疑小说外衣的爱情故事，探索一个感情触礁的永恒难题：我们怎么走到这个地步？

——亚当·罗斯

《消失的爱人》将诸多亮点集于一身：悬念迭出，不落窠臼，逗人发笑却又能害人起一身鸡皮疙瘩，更别提精心铺陈的情节和笔力十足的文字。身为作家，吉莉安·弗琳真有一手惊心动魄的绝技。

——凯特·克里斯滕森

吉莉安·弗琳的大作《消失的爱人》让我想起了巅峰时期的帕特里夏·海史密斯。凭借《消失的爱人》，吉莉安·弗琳一跃跻身兼顾情节与人物的圣手作家行列：她深知如何编织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同时塑造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

——凯琳·史劳特

我刚刚读完《消失的爱人》，整个星期感到被出卖、被欺骗、被操纵、被挑拨、被误解，更别说心中所有的预期都遭到挑战与质疑。既然我是如此欲罢不能，这会儿我居然认真考虑翻到第一页，从头到尾再读一次。

——阿瑟·菲力普斯

这本书值得入选我所知道的任何文学奖项，这本书是一部惊世杰作！

——金球奖影后 莎拉·洁西卡·帕克

这本书真是太棒了！我可不想剧透，不过它绝对令人胆寒。

——超级名模 辛迪·克劳馥

目录

- 第一部分 芳踪难觅 · 1
- 第二部分 狭路相逢 · 247
- 第三部分 柳暗花明 · 413

第一部分
芳踪难觅

尼克·邓恩 事发当日

每当想起我太太，我总会想起她那颗头颅。最先想起的是轮廓：第一眼见到她时，我望见的就是她的后脑，那头颅有着某种曼妙之处，好似一粒闪亮坚硬的玉米，要不然便是河床上的一块化石。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定会夸她“头型雅致”，你简直一下子就能想出颅骨的形状。

不管在哪儿，我都不会错认她那颗小脑袋。

我也会想起那颗脑袋里装着的思绪。她的脑中有着无数沟回，一个个念头穿梭其间，好似狂乱的蜈蚣。我像个孩子一般想象着一幕场景：我要打开她的头颅，理清沟回，捉住思绪，让它们无处可逃。“你在想些什么呢，艾米？”自结婚以来，这是我问得最多的问题，即使我没有大声问出口，也没有问那个掌握着答案的人；但据我猜想，这些问题恰似阴云一般笼罩着每一宗婚姻——“你在想些什么呢？你感觉怎么样？你是谁？我们都对彼此做了些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清晨六点整，我打了个激灵睁开眼睛。这次可不是眨眨眼悠然醒来，睫毛还好似翅膀一般忽闪，这次我可是直挺挺地醒过来的。眼帘“咔嗒”一下睁开，好似诡异的木偶娃娃，眼前先是一片漆黑，紧接着一眼瞧见闹钟显示着六点整——好戏登场！这种感觉有点怪，因为我很少在整点睡醒，我这人

起床的时间很不规律，要么是八点四十三分，要么是十一时五十一分，要么是九点二十六分。我的生活可不受闹钟的摆布。

恰在六点整，夏日的朝阳从橡树丛背后喷薄而出，露出盛气凌人的面孔。阳光在河面上投下一片倒影，光亮照耀着我们的屋子，活像一根亮闪闪的长手指，刺破卧室里薄薄的窗帘指向我，仿佛在控诉：“你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你终究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正在床上辗转反侧，身下躺的是在纽约用过的那张床，身处的却是我们位于密苏里州的“新家”。回到密苏里州已经两年了，我们却仍然把这栋房子叫作“新家”。这是一栋租来的房子，位于密西西比河畔，从上到下都流露出一股暴发户气质，儿时住在铺着粗毛地毯的错层式小破房里时，我便一心期盼着这种豪宅。房子看上去似曾相识，模样倒是宏伟豪华、中规中矩，也新得不能再新，可惜注定不讨我太太的欢心，话说回来，她也确实对我们的密苏里“新家”深恶痛绝。

“除非我掉了魂，要不然怎么在这么俗的地方住得下去呢？”一到“新家”她就开口说了这么一句。其实，当时租房是个折中的办法，艾米一心盼着早日搬出密苏里州，因此她死活不让我在自己的家乡小镇购房，只肯租上一所。但本地唯一可租的宅邸全都聚集在这片烂尾的住宅小区里，当时经济不景气，撂下了一个烂摊子，这片小区还没有开张就已经完蛋，房产收归银行所有，里面的豪宅通通降了价。租这个“新家”是一条折中之道，可惜艾米却不这么认为，在艾米眼里，这就是我用来修理她的一招，是我非要背地里捅她一刀子，不由分说地把她拽到一个她死活不愿意待的城市，让她住进一栋死活看不上眼的房子。如果只有一方认为某个主意是一条折中之道，那我猜这主意其实并不折中，但我与艾米的折中常常就是这样，我们两人中间总有一个人为此怒气冲冲，通常这个人都会是艾米。

拜托，别把你对密苏里州的一腔怨气撒在我头上，艾米，这事都怪经济形势，怪运气不好，怪我父母和你父母，怪互联网，还要怪上网的那帮家伙。我曾经是一名撰稿人，写些关于电影、电视和书籍的文字，当时人们还乐于阅读纸质作品，还肯答理我的所思所想。我于20世纪90年代末抵达纽约，算起来那已是辉煌岁月的垂死挣扎，可惜当时无人具备这份远见。纽约

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作家，都是响当当配得上“作家”头衔的那种真货，因为彼时的纽约遍地都是杂志，也是响当当配得上“杂志”头衔的那种真货。互联网还只能算是出版界豢养在角落里的一只珍禽异兽，人们时不时扔点食物逗逗它，看它拴着锁链翩翩起舞，那小家伙真是可爱得不得了，谁知道它会趁着夜色结果我们的小命呢？请诸位想想吧，当时刚毕业的大学生居然可以到纽约靠写作赚钱，可惜我们没料到自己上了一艘沉船，十年之内，我们那刚刚扬帆的职业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当了整整十一年撰稿人，却在一眨眼间丢了工作，形势就变得这么快。当时经济萧条，全国各地的杂志纷纷倒闭，撰稿人也跟着一起完蛋（我说的是像我这样的撰稿人，也就是胸怀大志的小说家和上下求索的思想家，这些家伙的脑子转得不够快，玩不转博客、链接和“推特”，基本上属于夸夸其谈的老顽固）。我们这群人是过时的老古董，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结束。在我丢掉饭碗三个星期以后，艾米也跟着失了业（现在我能感觉到艾米一笔带过她自己的遭遇，却嘲弄着我的愚行，谁让我当初非要花时间讨论自己的事业、感叹自己的不幸呢。她会告诉你，这一套就是我的作风，“……简直是尼克的典型作风”，她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这句话是我太太的口头禅，不管这句话前面说的是件什么事，不管我的典型作风具体怎么样，总之不会是什么好事）。于是我与艾米摇身一变成了两个失业的成年人，穿着袜子和睡衣在布鲁克林的褐砂石宅邸里闲荡了好几个星期，一股脑儿把未来抛在了脑后，还把没开封的信件撒得到处都是，扔在桌子和沙发上，上午十点钟就吃上了冰激凌，下午则倒头呼呼大睡。

后来有一天，电话铃响了，来电人是我的孪生妹妹玛戈。玛戈一年前在纽约丢了工作，随即搬回了家乡，这个姑娘不管什么事都抢先我一步，就算撞上霉运也不例外。当时玛戈从密苏里州北迦太基我父母家的房子里打来电话（我与玛戈就在那所房子里长大成人），听着她的声音，我的眼前不由得浮现出她十岁时的一幕：一头黑发的玛戈穿着连体短裤坐在祖父母屋后的码头上，耷拉着身子，在水中晃着两条纤细的腿，目不转睛地望着河水流过自己雪白的脚，显得格外冷静沉着。

在电话里，玛戈的声音十分温暖，带来的消息却令人寒心。她告诉我，

我们那位不服输的妈妈快要撑不住了。爸爸正一步步迈向生命的尽头，他那副坏心眼和硬心肠都已经不再好使，不过看上去妈妈倒会比他先行一步——后来过了大约半年，也有可能是一年，她果真先父亲一步离开了人世。但当初接到电话时，我当场就可以断定玛戈单独去见过医生，还用她那歪歪扭扭的字勤恳地记着笔记，眼泪汪汪地想要读懂自己写下的日期和药剂。

“嗯，见鬼，我压根儿不知道这写的是个什么玩意儿，是个九吗？这个数字有意义吗？”玛戈念叨着，我却插嘴打断了她。妹妹适时向我展示了照料父母的重任，我感动得差点儿哭出了声。

“我会回来，玛戈，我们会搬回家，这副担子不应该让你一个人来挑。”

她压根儿不相信我的话，我能听到她在电话那头的呼吸声。

“我是说真的，玛戈，为什么不回密苏里呢？反正我在这里无牵无挂。”

玛戈长长地呼了一口气，“那艾米怎么办？”

我确实没有把这一点考虑周全，我只是简单地认为自己可以带着艾米离开她那住在纽约的父母，把我那一身纽约气息的妻子，她的纽约品位还有她那身为纽约人的自豪一股脑儿搬到密苏里州一个临河的小镇里，就此把激动人心、光怪陆离的曼哈顿抛在脑后，然后一切都会一帆风顺。

当时我还没有弄明白自己的想法是多么蠢、多么盲目乐观，没错，“……简直是尼克的典型作风”，我也还不明白这种想法会招来多大一场祸。

“艾米那边没问题，艾米嘛……”我本来应该接口说“艾米挺爱妈妈”，但我没法对玛戈声称艾米挺爱我们的母亲，因为尽管已经过了许多年，艾米跟我们的母亲却一点儿也不熟络。她们只碰过几次面，每次都紧接着会有一番折磨，在会面之后连着好几天，艾米都会寻思她和母亲的只言片语，“当时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从艾米的话听来，我妈妈仿佛一个来自不毛之地的老农妇，一心想用满怀牦牛肉和小零碎强行跟艾米交换一些东西，可艾米却不乐意把那些东西拿出手。

艾米懒得去了解我的家人，也不愿意了解我的故乡，可惜不知怎的，我竟然还是觉得搬回密苏里州是个不错的主意。

在这个清晨，呼出的气息已经烘暖了枕头，我不由转了念：今天可不该

用来后悔，而是该用来行动。楼下传来了一阵久违的声音，看来艾米正在做早餐。厨房里响起开关木质橱柜的“咣咣”声、碰响锡罐和玻璃罐的“叮当”声，还有摆放铁锅的“哐啷”声，那支锅碗瓢盆交响曲热热闹闹地响了一会儿，渐渐变成收场的乐章——那是蛋糕烤盘落到了地上，“砰”的一声撞上了墙。艾米正在做一顿令人难忘的早餐呢，也许是可丽饼，因为可丽饼挺特别，而今天艾米想必会做些特别的东西。

今天是我们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

我光着脚走到楼梯口，聆听着四周的动静，一边寻思着是否下楼找艾米，一边把脚趾伸进地毯——整间屋铺满了长毛绒地毯，艾米对它简直恨得咬牙。此刻我正在犹豫，厨房里的艾米却一无所知，她哼着一首忧郁的曲子，听上去有点耳熟。我竭力想要认出那首歌，那是首民谣呢，还是首摇滚曲呢？突然之间，我悟出那是《陆军野战医院》^①的主题曲《自杀并不痛苦》，随后迈步下了楼。

我在门口徘徊，凝望着我的太太。今天艾米把一头金黄色的秀发梳了起来，一束马尾好似一根跳绳般开心地晃来晃去，她正心烦意乱地吮着一根挨了烫的指尖，嘴里还哼着歌。艾米并没有唱歌词，因为她总是把歌词弄错。我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电台正在热播“创世纪乐团”^②的一首歌，里面有句歌词叫作“她仿佛在无形中触动人心”，结果艾米低声唱道“她接过我的帽子，把它搁在架子的顶层”。当我问她那些歌词跟原唱有哪一点儿沾边时，她却告诉我，她总觉得歌里的女人真心爱着那名男子，因为她把他的帽子搁在了架子的顶层。当时我就知道自己喜欢她，我真心真意地喜欢这个对什么事都有着一套说法的女孩。

如今我回忆起这样温暖的一幕，却感觉自己的脚底升起了一股透骨的寒意，这种感受不禁让人有些心惊。

艾米凝视着平底锅里滋滋作响的可丽饼，又舔掉了手腕上的残渣，露出

① 1972年CBS台首播的一套美国电视连续剧《陆军野战医院》，1970年出品了同名美国电影。——译者注

② 英国摇滚团体，组成于1967年。——译者注